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村集卷

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

臣朱

鈐

校對官主事

臣

陳文

樞

謄錄監生

臣

龐兆懋

欽定四庫全書

後村集卷三十九

宋 劉克莊 撰

墓誌銘

杜郎中墓誌銘

杜氏自唐入本朝世有鉅人宣獻公為元和名宰傳五世至龍圖閣直學士鎬為淳化祥符醇儒七世至天章閣待制祀為慶厯能臣十一世至公諱穎字清老於朝奉郎贈正奉大夫炤為曾大父於右朝請大夫江西提

舉常平祀為大父於通右直郎知萬載縣累贈中大夫
鐸為父令人黃氏母也以祖澤為尤溪主簿草板籍欺
隱老吏駭伏民有腰金夜出不還者巡尉訪之無迹公
至其所有叟誦經衆中公叱從吏收縛叟具服實殺此
人取金棄尸某所如言而獲或問奚自知之公曰叟尾
吾出郭營營往來吾固得之矣歷贛州觀察推官太守
施司諫元之繩吏急一日緘片紙來云某吏方游飲亟
簿錄其家公袖還之曰罪由羅發懼者衆矣施公矍然

為罷邏卒去為弋陽丞攝令永豐前此負課為六邑殿
公約逋戶自輸吏請速治違期者公榜吏百復為寬期
民爭輸恐後更以最聞及去民相率詣州謝得賢令太
守鄭侍郎汝諧嘆息具剡牘公謝曰某未及格願遜同
官鄭公曰某之薦賢不計君用不用也改秩宰建之甌
寧吉州龍泉公以甌寧命脈在鹽徒督賦無益悉力漕
鹽民賴以寬龍泉參半谿峒公拊以恩皆相告曰官常
欲難彌我曹今明府教我如子謹勿負之相勸以奉要

東出賦租二邑皆號難治公精敏絕人午漏下即庭空
無事主管淮西安撫使機宜文字適佐武帥帳下暴橫
公隨事規切邏將恃帥信任為姦利公發其罪黥遠方
有旨薦士從臣以公應詔擢知通州瀕海多盜官兵反
與為地公奏斥懦貪獎拔勇廉下令得盜貲十子七皆
爭自奮始公未至郡獲劇盜吏受賄輕其辭奏下當黥
已論決復羣劫公命皆斷手以徇通歲發卒二百為使
挽舟盜乘其間公僦夫代卒盜不得發屬邑民或窩盜

殺捕吏狙擊郵卒公擒獲斬之乃新學校精課試拔其
俊秀相與亢禮士風一變禱旱普照水涌起澡瓶中高
數尺兩三日歲大熟召為太府寺丞入對乞於崇明料
角之間造大艘五十募卒千分番更處外備滄景內與
黃魚許浦聲勢相接習海道者以公言為然左臧吏始
不敢以敗惡物入府庫惠民吏始不敢以貴細藥售權
豪遷戶部郎中諸路負版曹錢巨萬郎官日握摧符其
實操縱一出吏口公始以季為限既期所負日減六七

時興師北伐公輪對言國家旰食自此始矣又乞詔朝臣皆得薦士丐外除江西提點刑獄募兵方急諸郡希賞至驅掠市人吉南安士民皇駭避匿公黥數吏然後定監司久不按吏所下文書多寢不報公厲風采嚴條約尤惡饗墨撫吏據民妻使入州宅教歌舞公逮捕流之海島以妻還民郡守倚兄居臺憲贓垢狼籍公方劾治俄與守俱得祠再期起漳州未上得疾以嘉定二年十二月某日卒年六十八三年六月甲申祔於中大公

墓次治命也娶陳氏封宜人子男五人東故某官次采
故迪功郎新建縣主簿次杲見通議大夫尚書刑部侍
郎淮西制置使知廬州次耒故某官次槩女適任應南
張標黃大韶孫男若干人孫女若干人內行孝謹中大
公葬香林距家二十里公徒步晨出治冢墓歸省黃夫
人以為常歲時饗祭肅潔雖老猶躬饋奠居官方介自
守在贛辛提刑棄疾以私意劾贛守郡僚皆恐公益俱
受其薦慨然曰施公深知我事之益謹施公扁舟先發

公徐護送其孥而歸舉牒於辛公辛有愧色因屈入憲幕在戶部淮西有魚池亘三百里贍千家為權要所擅且十年公奮筆奪還郎歲得舉改官二員臺官屢托某人不可許其筆史自造舉詞來趣公以狀白臺外斥吏以謝而內銜之江西之歸蓋幾於此性沈審有謀慮將出按刑力為上書一路軍政宜汰冗怯選精銳若憂在旦夕者後二年有尚寇之變自少至老言動容止皆有常度初若嚴毅難犯即之和氣盎然於聲色貨利常推而

遠之室無吹彈囊無蓄積惟酷嗜書手抄通鑑首末如一屬文典實詩師工部深自晦匿故少知者訓子尤嚴東字晦之耒字子野皆擢第與侍郎各以詞翰擅天下不幸晦之子野早卒公於余先君開禧同朝侍郎與余金陵同幕嘉熙初元余罷宜春郡歸山中侍郎方守安豐解重圍貽書請銘公墓余歎曰孝哉子昕敬拜使者曰諾其冬復被圍敵竭攻械不得騁又解去天子擢子昕列卿制置淮右明年秋復圍合肥城中出兵奮擊斬

級三萬敵又解去天子擢子昕侍從於是復來速銘恭
惟昭陵為人物極盛之時然先賢已有中外惟一杜杞
之歎迨今時事益艱人才益少而侍郎出焉於乎杜氏
之世德遠矣公之義方善矣公官至二品宜立碑侍郎
功高位尊宜屬筆顯人乃眷眷於余豈非以其相從久
有交誼宦情薄無諛筆可以托不朽乎乃叙而銘之銘
曰杜氏本出京兆萬年廣明避地始居淮壩後徙吹臺
今家樵川待制以才學士以賢猗尚書郎是溯是沿少

以剛聞至耄不遷其修於家如處子然忽勇而往萬夫
莫前勤民孳孳憂國惓惓鏡情度隱燭事渺綿挾持孤
直觚觸貴權豈不顯融志業未宣既訕於人宜伸於天
是生二卿杖鉞護邊彼皆瓦裂此獨壁全宗澤陳規相
望後先人曰二卿忠塞天淵二卿謙謙翁之教焉香林
之原府君之阡我撰斯銘以永厥傳

朝議大夫知常州寺丞陳公墓誌銘

故相陳公正獻有五丈夫子其二季尤知名復齋行誼

師表一世論者以方原公休公諱宿字師道復齋弟也
繇父任監福州海口鎮泉州市舶務知惠安縣通判靖
州知德慶府需道州次改南劍州推大理寺丞以養親
辭知惠安未上或言其滯改常州公方爲所生母吳恭
人服心喪不拜終制將進用矣淳祐二年三月己酉晨
起盥櫛驟感疾卒年七十積階至朝議大夫娶恭人聶
氏二子增奉議郎前福州懷安丞壁從事郎潮州海陽
簿二女長適朝散大夫主管沖佑觀鄭逢辰次許適承

直郎宋應先未行而天其年八月壬申增等葬于南山之靈巖公內行素飭事嫡母魏國聶夫人盡孝魏國沒事吳如嫡事兄如父官箴尤謹管局務醜琛不能浼歷郡國苞苴無私覲家人非時需銖茗勺酒幣吏憚公不敢與在惠州與二州也皆增其學廩創病坊繕廢橋雖厚費不少靳爲人恥表暴寡言笑羣居鮮知之者恬進取拙交結居中無援之者白首留落視新進少年捷出騰上處之夷然自號克齋鶴山魏公爲作銘焉嘉定以

來柄臣擅天下事自謂宰相子專用門地闊閱取人雅重
復齋將親之嘗曰先太師厚正獻何以助我於是復齋
方勸寧宗攬威權肅堂階柄臣嚴憚之不敢害故事貴
胄免試邑公兄弟迭領民社泉牧西山真公上公邑最
然復齋以直道去不復召公以復齋故不見用仕五十
年委蛇寸進蓋寶紹推之使遠端嘉挽之不近而公忽
忽死矣悲夫公資長者人忤之無愠容終其身未嘗有
傷人害物之事初正獻公營第命梓人曰吾門扉當使

姨媪輩可開闔者公晚卽西偏闢子舍規模狹隘於舊
嗚呼謙厚者公世德也廉儉者公家法也余所書皆實
錄其世系則見國史云銘曰維古世家源委可推石以
謹蕃藥以忭隳懿哉陳公父兄是師以儉爲訓以厚爲
基積之勿替韓呂庶幾吾銘可徵一無愧辭慰爾後人
霜露之思

賢首座塔銘

師名祖賢撫之金谿人俗姓饒世業儒幼棄其家依疎

山寺始遊諸方求道甚苦坐起顛倒若追魍魎而捕景也既至蔣山忽有所悟歌哭狂怪若獲夜光而按劍也夜造方丈叩癡鈍師言下有省汗流浹體方寸豁然也乙亥入閩與同參僧嘉居囊山辟支巖或強師北歸至義江而返取戒牒焚之益上絕頂趺坐日啖乾糧半掬既盡代以草根木實樵者以爲鬼物惟長老祖洪獨加敬久之嘉舍去洪亦去繼者庸衲內慧師遂來石室衆買藤塘廢菴以居之僅容一榻自奉如辟支時學者輻

轉有欲崇像教求利益師曰佛在心不在迹有欲斷俗緣禮名山師曰佛在近不在遠有言今世發某願來世覬某報師曰勿妄想有舉揚佛語菩薩語祖師話頭論難撐拄師笑不答示人簡捷若可一蹴而至余嘗詣師聞其微言退而歎曰丹霞趙州之流是參徹千經萬論而付之一默行遍五湖四海而歸于一室者簡捷云乎哉郡以光孝囊山丈席屈致師搖其首居辟支六年篠塘山十九年嘉熙己亥十月戊午示寂年五十六臘三

十七塔在菴東初儒者陳公必與師論持敬師曰敬足矣猶待於持何也陳公不樂余觀師志行堅確滋味淡薄窮不改變老不退惰所以持之者至矣夫惟師而後可以爲此言未至於師而爲此言者妄也蓋與陳公之道暗合又奚傷焉余友林公希逸尤重師誅之曰六經之外得此良友且以塔銘屬余銘曰師未嘗蓄筆硯一日拾炭煤磨椀底爲吾母福國太夫人書所作十不去偈其卒章曰十不去即此便是諸佛土假饒天使詔書來

向道不須生事故噫師賢於种放常秩輩遠矣余述斯
銘以警其徒亦所以愧學士大夫

朝請郎直煥章閣林公墓誌銘

端平改元上始親政擢賢俊禮者父喬公行簡大耋奮
庸李公真徐公僑張公處皆秀眉鯁背接踵造庭而壁
帛之聘四出未已江西曾三異金華杜游各年八十餘
起布衣入館閣俄復以朝請郎主管雲臺觀福清林公
瓌爲軍器監主簿或言公不可彊致改知寶慶府公頓

首辭至再除祕閣主管崇禧觀又六年淳祐改元詔以
公年八十有八進直煥章閣主管桃源萬壽宮三年正
月辛巳卒於家年九十某月某日與夏安人合葬於某
山某原子男三人公永公奕通判泉州某孫男四人式
之高安縣主簿某某將以遺澤補授公字景溫少與兄
璟弟瑑同擢淳熙甲辰進士第歷江山縣主簿仙遊縣
丞教授沅州知陽朔縣改秩知萍鄉縣通判靜江府知
容州在郡年餘乞祠蓋退而任鴻禧者四雲臺者再崇

禧者三而終於桃源焉公自爲小官屢與當路有異同
衢州委視輸以綿出剩餉錢五萬公曰歲剩九千兩以
爲常官吏可以愧矣力辭不受沅州委撰錫宴樂語公
曰此鄒浩所不肯爲也然以臣子祝君父某不敢辭它
作乙改屬能者自重而不苟悅故三十餘年而後脫選
朝命下萍鄉發常平粟七千斛繇醴陵入湘江以餉襄
師公爭曰邑僅有錢流通醴陵中間陂堰百餘所當此
亢乾奪粟毀堰本先撥矣臺郡以其語聞詔免津發和

糴令下萍鄉當一萬四千碩公又爭曰邑四面阻山舟車不至七萬口自食其力無粟可糴雖有粟不可致郡爲鑄額既復有旨萍鄉所糴三千碩聽春留在縣又奏記倉臺曰今州縣常平或數十年不啟鑰豈復有粟哉爲法自弊不宜膠執請令州縣各上實數歲竒壹分爲耗折所積不許過三年所竒至三分止使者陳公貴誼奏行其說於諸路它與上官往復辨論甚衆前爲容管者抑民市鹽白米正耗外斛加二斗公悉釐革以紓民

力其行事可概見者如此公徧通諸經尤善屬詞場屋
之文歷一甲子機鍵如新而平生恥以文名精練世務
才臣能吏所不能及而居常語不出口歷官不求人知
在萍鄉也鄭公性之出守察而異之及得政遂有甲午
之招最後禮部李侍郎韶名對言公高年清節遂有卒
丑之褒時論賢公亦以此賢鄭李公享上壽視聽步履
纔入中年饋奠必躬登覽却扶宗戚慶弔必與不以老
宿自居乾淳輩行彫喪略盡後生及門欣然延接或經

時謝客下帷隱几喏然默坐而已仕至二千石苦貧自
若衣惟裘褐食惟魚菜器惟陶漆自奉如深谷一叟爾
前卒一歲預言其期屬續顧猶子公遇曰身妄也去則
歸真矣公遇請其說公曰塞乎天地之間通乎晝夜之
道若公者可謂豪傑之士矣或曰士之遇不遇道之行
不行繫焉晚遇亦遇也方端平初召彼故老衆幡然而
起公往而不返然歎余曰侯霸嚴光舊也華歆管寧友
也霸以諛獲譏歆至死有愧豈若布襦裙羊裘而終身

乎既而同時諸人或老死或爲人貶議惟公巍然獨存
上自朝廷下達州里翕然尊敬無異論嗚呼古有所謂
舊人者德非公其誰曾祖格將作監主簿贈通議大夫
祖適中書舍人贈少師父挺奉直大夫贈金紫光祿大
夫銘曰公葬厥妃因葺數椽扁曰全菴取曾子焉在昔
龔勝豈不華顛老父來弔謂天天年公則異是鵠舉鳳
騫視區區者如腐鼠然甘藿如肉以步易軒日與童冠
商論遺編亦或婆娑水涯山巔年紀百齡雪髯紅頰談

笑而終有如脫蟬嗚呼如公乃可謂全皦如斯銘揭之
於阡

林養直墓誌銘

余外舅直寶章閣林公年踰五十仕至三千石即謝病
去先皇帝予節今天子賜環卒堅卧不拜當嘉定寶慶
間名重天下人如公之賢而不知公之所以能遂其去
而堅其決者其亦二子之賢哉長寒齋次君也諱公選
字養直小寒齋二歲俱有至性黃宜人没二子恐戚其

父服勤左右跬步不離夜闌燭盡常未忍退至老猶然
公仕無超遷貴無倍入二子安隱約習苦淡內修天爵
故山林臯壤有真樂外幹父蠱故冠婚喪祭無闕禮它
人視其門庭蕭寂井臼荒寒若未易堪君父子居之久
而愈安君事長上接賓友謙謹特甚惟臨財則恢疎倣
儻絕不類其爲人田園所入會衣食外多以施予富者
化其廉貧者懷其仁歲晚兄弟世味益薄一燈熒然語
必達旦至言妙義不緣師授亦非言語文字之可傳者

庶幾兩忘孔門之口耳兼得少林之骨髓矣初寒齊當
赴寧化尉建安戶曹皆棄不就君亦以父遺澤與其子
觀二君圭璧元身臭腐外物其制行高詣理深高而深
者余不能言姑述其麤而有迹者如此淳祐改元君攜
觀赴海陽尉余見之喟曰君三十年不越戶限詎宜南
轅哉明年夏方舍人大琮帥番禺至朝拉君父子同載
余聞之驚曰君胃無穀氣又宜深入哉既至館於府治
之東偏俄而屬疾預知將終神識不亂以壬寅五月丁

未卒年五十一舍人哭之慟拊觀曰返柩歸孥於我何
費明年七月丁酉葬於清遠里田源山之原配王氏以
賢稱二子曰觀曰新昔孟氏有賢父兄之言至江左王
謝始立佳子弟之目二者若易合而常難值父欲退必
牽衣挽留父爲善必掣肘撓壞年耄矣而不使休息養
衰矣而尚勸調護多欲揜清德崇侈敗素風者非一族
也豈若嬉與攸乎君世德遠矣自中舍爲南渡名臣沅
州似中舍寶章似沅州二君似寶章觀弟兄又甚似二

君嗚呼林氏未可量哉余亡婦宜人君女兄也觀來速
銘乃書石納壙中其世系則詳於外舅之碑銘曰古有
龐公一門相高余嘗評之世外之豪君則不然尤篤倫
紀使及孔門有二閔子大綱大法皆本吾儒惟治心性
亦采彼書君達死生寧計去住而我何爲猶哭君墓

孫花翁墓誌銘

季蕃客死錢塘妻子弟兄皆前卒故人立齋杜公節齋
趙公與江湖士友葬之于西湖北山水仙王廟之側自

殮至葬皆出姚公垣手姚虛齋趙公壻也錄季蕃遺言
介婦翁徵銘於余嗚呼吾亡友之命也其敢以衰落辭
季蕃孫氏名惟信季蕃字也貫開封曾祖昇祖可父頽
皆武爵季蕃少受祖澤調監當不樂棄去始昏於婺後
去婺游四方而留蘇杭最久其言以家爲繫縲以貨爲
贅疣一身之外無它人一榻之外無長物居下竺解院
躬爨而食書無乞米之帖集無逐貧之賦終其身如此
自號花翁名重江浙公卿間孫花翁至爭倒屣所談非

山水風月一不挂口長身縵袍意度踈曠見者疑爲俠
客異人其倚聲度曲公瑾之妙散髮橫篴野王之逸奮
袖起舞越石之壯也尤重義氣嘗客孟常甫方孚若家
孟死猶拳拳其子孫孚若葬徒步赴義其卒以淳祐三
年九月壬寅年六十五葬以其年臘月乙卯杜公輔臣
趙公大京兆也季蕃一布衣以死托二公卒賴二公以
葬且築室買田祠焉天下兩賢之季蕃長於詩水心葉
公所謂千家錦機一手織萬古戰場兩鋒直者也中遭

詩禁專以樂府行余每規季蕃曰王介甫惜柳耆卿繆
用其心孫莘老譏少游放潑得無似之乎季蕃笑曰彼
踐實境吾特寓言耳然則以詩沒節非知季蕃者以詞
沒詩其知季蕃也愈淺矣初季蕃與趙紫芝仲白曾景
建翁應叟諸人善而余亦忝交游追念疇昔挽紫芝季
蕃同吟銘仲白季蕃書丹誅孚若季蕃會哭已而景建
應叟俱死今又銘季蕃焉稷下之談幾絕鄆中之舊略
盡惟余歸老後村左耳與臂遂偏廢矣未知他日銘余

而誅余者誰也豈不悲哉銘曰昔眉山公欲以和靖配水仙王其論已定余評季蕃和靖之亞儻分半席無不可者伯鸞要離異世同調查不躋君偕侑新廟

林判官墓誌銘

初余爲靖安縣主簿問父老以故長官孰賢皆曰福清林公其人廉而仁卒官下始疾比屋禱祠屬續行路相弔歸柩罷市祖送同僚至有遣子護視及閩而後返者時距公沒且十年矣人稱思之如此長官名璟君其子

也名公慶字養源繇祖澤歷晉江尉興化簿漳州法掾
鎮江府大軍倉門莆田丞南劍州判官中年常慨然欲
挂其冠余每勸止端平乙未除母黃儒人之喪不謀諸
人自乞休致轉通直郎賜緋年纔六十一余聞而歎曰
君於是不可及矣昔邴丹戒子若貧而仕則循吏部資
格雖筦庫可無愧蓋榮進分表也常調券內也分表才
智之所騫券內寒暖之所安自漢以來然矣君不惟無
分表之念并與其券內者而割棄之不亦賢乎君屢參

侍郎選率需遠成爲掾丞時上官屢欲論薦輒巽謝不敢當終其身不識干堂覓舉何爲事既得謝以家務傳子深居默坐或與諸季商論名理風日佳時略至戶外無遠遊淳祐壬寅秋哭其仲子十一月己卯以微疾終於寢配黃孺人前卒二子豫晉二壻從事郎新監臨安府龍山稅務黃孝勤登仕郎姚圭孫男五人孫女四人以甲辰三月丙午合葬於靈德里牛田山之原君曾祖適建炎中書舍人祖玳知沅州至君父子僅止選調或

者嗟惜余聞古之大門舊族守而勿失者曰家法種而
勿毀者曰世德而窮達顯晦不與焉紀羣貴於祖父矣
當時乃有公慙卿卿慙長之論彥回榮於羣從矣識者
方以爲門戶之辱豈士君子承家繼志以德不以爵以
仁不以富歟嗚呼君有辭以白其先人矣銘曰不著其
鞭而懸其車彼通我窒彼澤我臞廉而仁者類如是歟
賢矣養源從先大夫

承奉郎林公墓誌銘

林氏皆祖九牧爲莆大姓而居前埭者尤蕃將作監主簿矩君四世祖也君諱傳字叔寶早孤自幼場屋頓挫迺盡力教子塾致名師榻迎嘉賓諸子競力於學與朱孺人益勤生茸家累分銖爲幅尺拓磽瘠土爲腴然他人爲之者或損譽喪德君豐嗇適中不以儉廢禮有無相資不以富害仁寔人昏莫扣門謁必有獲蓋君資龐厚而孺人又輔之以賢智里中稱其長者紹定壬辰以希孔入學霑恩封迪功郎淳祐改元希孔擢第轉承奉

郎人謂君夫婦壽祿未艾也不幸孺人先卒甫祥禫而君病初若無苦者君前知將終以家事傳子曰吾幸有薄田舊廬汝輩能讀書暮過吾目瞑矣卒以淳祐甲辰七月己亥年六十七三子希道次希孔迪功郎福州長樂縣尉次希吉二女長適吏部侍郎劉公季子克永次適文林郎方伯春蚤卒孫男一人孫女三人其年十二月壬申諸孤奉二親合葬於北亭山之麓從治命也初佛者黃涅槃爲君鼻祖武衛公卜葬烏石峰曰鳳凰展

翼形也後君之宗上下數百年科第簪紱不絕人以涅
槃爲神墓師必稽焉以余所聞考之既葬而露其棺之
前和者有不知其墓者然其後周公孔子出焉豈天生
德不可以常情論歟抑其偶然歟吾意涅槃復出必曰
科第簪紱不絕詩書之澤積善之慶也君葬處近武衛
冢一牛鳴許亦吉阡云君曾祖天倫祖伯成廸功郎父
鸞銘曰竇氏五桂義方力王氏三槐由陰隲君亦好善
著州域三秀煌煌粲珠璧仲也策名探囊獲勉哉聯翩

季與伯其祥不專在兆宅

趙孺人墓誌銘

余六任觀廟而食崇禧之祿最久屏居野外人知余不復用凡求名利而西者與得所求而南者鮮及余門徑草沒膝一日有新章浦西尉丘君雙薦求謁袖西山先生與其大父遺墨數幅俾余跋尾意甚眷眷察君之色若將有求於余者叩之踧踖而對曰吾婦趙氏將葬丐子一銘可乎余辭以老病不任君抵溫陵以書來求益

堅余大兒與趙有連亦纍纍言之按孺人名善意曾祖
仲忽檢校少師建節開封府判大宗正事贈太師謚簡
獻祖士瑀使知南外宗正事贈太師謚忠靖父不慮右
監門衛大將軍果州防禦使提舉明道宮贈承宣使新
興郡公母令人任氏少孤依兄兄歿依堂兄潮陽通守
善慶通守以歸丘君人謂孺人門戶貴盛在前代爲翁
主在先朝爲族姬非以貴下人者已而事夫順處妯娌
和待妾媵嚴而慈自以不逮舅姑奉夫生母甚謹丘君

常薦於鄉既姻濮邸法當拜官有沮格之者將如京辨
理孺人曰吾伯姊嫁吳中久別思一面盍偕行乎及丘
君補授初品孺人喜又勉之曰士當自奮毋徒爲恩澤
侯也俄而丘君再薦於浙孺人益喜庶幾夫子之果成
名也是歲丘君挈其孥還里而返試禮闈孺人以疾終
於家年二十八淳祐癸卯十二月丁亥也明年十二月
辛巳葬於晉江縣興賢里三峰坑之原男呂孫尚幼丘
君愴孺人備四德之全而不偕一日之享欲使孺人托余

文以傳者或禁余曰子禁綺語而操彤管乎余曰蒙叟
不云乎既謂之人烏得無情余昔亦踐此境每讀潘騎
省韋蘓州諸人悼亡之作輒悲不自勝猶謂久必消磨
今老矣而其哀如新以情度情丘君有斷絃之痛而無
鼓缶之歌也銘曰闕鼎貴兮冑神明顏舜華兮德和平
方好合兮琴瑟鳴忽變戚兮雷電驚樂極兮哀生事往
兮迹陳悲哉奈何兮托之斯文

林處士墓誌銘

乾淳間莆之學者皆師艾軒其高第曰林田字叔疇艾
軒死嗣爲鄉先生席下嘗數十百人經指授者多爲達
材成德而先生竟老死布衣君先生子也名子恭字安
父學先生之學志先生之志亦久幽不改其操以卒年
五十八後十有三年淳祐甲辰臘月甲申子駒葬君于
國清里湖頭之原使來求銘曰吾祖吾父生不食其實
死又無以發其潛駒爲弗子矣余聞其言而深悲之昔
張禹以論語桓榮以尚書起家皆身爲師傅貴極人臣

禹諸子列九卿諸曹榮子太常孫太尉列侯二書無負
於二子矣先生學通禹榮所不能通者然而無二子之
榮遇有再四之不逢豈其懸於天而無豫於人耶夫天
道遠迤而難見儒效迂遠而不近孔氏自考父至周末
異代而夫子生焉王氏自專士至銅川府君六世而文
中子生焉修爲人也遲速天也况駒賢而文安知非餘
慶之所在乎君二子駒長也次騏後伯父二女嫁諸體
誠余國蘭孫男五人銘曰吾先君子學於叔疇吾猶識

君揭於茲丘

後村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後村集卷四十

宋 劉克莊 撰

墓誌銘

王孺人墓誌銘

孺人王氏新昌人年二十歸於新臨安府右司理參軍
曾堅生二子男回女嘉俱天淳祐乙巳五月戊午孺人
卒年三十四明年三月甲寅葬於山陰茶山按王氏去
烏衣入剡自武毅始孺人於水心葉公所誌長潭公爲

伯祖於實齋王公所誌孝友公爲皇考一門雍睦江左
舊族也曾氏去章貢居越自文清始參軍於文清爲高
祖於侍郎爲曾祖奕世文獻本朝名家也孺人幼事父
母極孝既嫁事夫之重親尤謹以柔順處族戚以慈恕
待妾媵以勤約持門戶舊患手痺及葬孝友公大雪視
窆毀慟屬疾返舍不起曾氏尊幼哭之者皆哀而族戚
州里聞之者亦莫不失聲嗟惜焉余觀昔之名家舊族
有一再傳而忝厥紹如歆異向羣慙寔超畔鑑張許子

弟不能通知二父之志者多矣孺人一女子而能泝兩家氏族之源委續百年懿孝之氣脉可謂賢矣初棘卿侍郎乾道間辱與余大父游參軍伯父懿菴辱與余游於是懿菴將八十矣以書來曰堅婦將葬子宜銘孺人名幼平母杜氏孝友公名夢月懿菴名黠銘曰猗孝女亦賢婦石可泐名不腐

林寒齋墓誌銘

淳祐丙午詔以迪功郎林公遇絕意干榮杜門樂道特

改合入官主管仙都觀仍下福州給札令條其所欲言者守帥遣吏致命君頓首素屨草衰因而退處本無高論政爾偶然不足當朝廷優禮州以君異牘上尚書詔不允君又言義無可取拙不能言惟有不取不言可以自明願得瞑目爲山林之民其九月丁巳以疾卒於家年五十八君世居福清之石塘配陳氏前卒葬清遠里翁坡山之原二子全合以其年十二月丙申奉君合祔初寶章公當任子君不欲仕公強之調寧化尉不忍去

乃翁乞奉南嶽祠及寶章公服闋或爲君外移得建之
戶掾辭不行舍前有隙地稍植竹樹疏沼泚築室其間
扁以寒齋終其身不復出君性本慈孝晚尤溫恭然教
行於家子弟甥姪皆力於善肅然若恐其檢責也自修
而已未嘗律人然行著於鄉比閭族黨達於郡國一有
不善惕然若恐其聞知也親友仕而貴倦而未歸者必
相做曰得無有寒齋之愧否有位者下一令行一事必
卻顧曰寒齋不以爲厲民否君子立無同儕野處無寸

柄而遠近翕然宗之方山之南赫嶺之北隱然有元夫
鉅人在焉李公韶左春官薦君榻前方公大琮除次對
上君自代趙公以夫召對以遺逸舉杜丞相範儀召君
會薨不果俄李公召再薦朝廷亦知君遂有前詔是數
君子者雖力相挽推猶自謂不足以重君而惟恐君之
以爲說已也君終歲不出戶而商論世事酬酢物態裁
量人品毫黍不差束書高閣隱几永日而單詞半句流
出肝肺者字字可傳素羸自四十以後蕭然單栖日或

疏食取諸物者狹而望於天者嗇視名與利猶臭腐身
與家猶旅泊也其學粹于性理貫儒釋兼朱陸晚益精
詣所著有求心錄六記百詩別藁存貧士窮女二吟雜
詩文百餘篇餘悉焚屬續留詩別其故人遺言以隱服
殮昔揚雄陶潛皆好恬靜不慕榮利然雄以累世故濡
足不去潛超脫俗網引身高翔故先儒書二人之卒於
雄曰莽大夫於潛曰晉處士豈非出者危而處者安留
者損而去者全歟然則書曰處士林君之墓者非惟君

之素志亦吾儒之家法也君弟養直其世系詳見寶章公之誌云銘曰猗君所立與天壤俱超乎畫前復於性初以爲釋耶則踐乎實以爲老耶不放乎虛探千古之祕寶而獨得叢一世之苦淡以自娛余所述者迹之區區若君之心不可擬摹有欲求之於君之書

少奇墓誌銘

少奇劉氏名偉甫余仲弟無競之子少頎皙美風姿機警善辭令入而事王母父母諸父兄怡然其順也出而

接姻族朋友隣里鄉黨盎然其和也幹家盡應世務綽
綽然餘裕也記羣書評古事纒纒然可聽也爲律詩殊
多清麗以父任補將仕郎淳祐甲辰年三十美入京銓
試得瘧下疾服藥灼艾不瘳以六月甲午卒於客邸從
兄強甫爲治棺殮訖至州里之人皆喏喏爲吾家惜而
吾母魏國太夫人聚族哭之盡哀母宜人方氏生母孟
氏娶朱氏生巧女今十四歲繼顧氏生男存僧又庶生
願女存願之生少竒已不及見俄皆天自喪歸至祥除

無競之悲痛如新求解溫陵郡紱歸營窆事初少竒葬
朱氏于清溪之陳倉以丙午臘月某日合祔嗟夫人患
無子也若夫成長矣秀美矣如此之久成之如此之難
奪之如此之速智足以知吾家典刑文獻之傳而不使
之嗣守才足以在聖門言語政事之科而不得以展究
翳青春於長夜埋白璧於黃壤可悲也夫少竒嘗語強
甫曰人脩短不可期某它日倘得伯父誌乎強甫白其
語余爲一慟無競名克遜今爲朝散大夫直祕閣主管

崇禧觀銘曰生而玉雪在予目也俄而電電去予速也
久而冰炭攢予腹也窳而松檟近予麓也悲夫哀哉命
之不可續也

審淵弟墓誌銘

君名希深字審淵年五十五淳祐丙午九月甲子卒配
林氏三子吉甫鉅甫南甫南甫後伯兄都官三孫尚幼
明年八月丁酉葬君於延壽山之原大父諱朔父諱起
晦任皆止館閣年皆不登五十而在當世仁人志士之

目君素修潔又習見家世舊事故自重而寡諧時人或
以華藻發身君悔少作不爲或以機巧成家君無一錢
倍入故久幽而終窶然余觀發身者多合世而離道成
家者類損物而喪德以此賢君敬君而於君之死尤致
其悲焉初兩麟臺公立節高遺業薄小麟臺公當任子
輒先愛弟君遂終老布衣談者至以廉讓爲迂嗟夫信
斯言也顏回有屢空之悔夷齊抱失國之恨矣彼戚君
不遇而又迂君之父祖者惡足以裁量吾家哉君雖隱

約以沒而吉甫與二季俱力於學天將有時而定矣銘
曰昔在伯起清白傳子德公所遺曰安而已清猶近名
安則履常余嘗論之龐賢於楊嗟乎審淵斯人之徒爾
歸甚全吾銘不誣

習靜叔父墓誌銘

淳祐丙午七月壬午習靜劉先生卒年八十二明年丁
未十月壬午葬於方林山之原配徐繼方子男三人寔
擢戊戌第宣教郎知古田縣克家克忱克家前天寔執

先生之喪以毀卒女三人孫男六人性甫德餘尚幼先生諱彌邵字壽翁著作公之季子早孤苦貧有手澤書數厨先生與諸兄卧起其間餓以充饋倦以充枕後皆知名先生尤精博一事一物未求通之弗措某字譌某簡脫某義疑必反復研尋歸之是而後已載籍以來莫不鈔纂而原本粹然一出於經其攷論古今制斷義理一以洙泗關洛之語爲準程他人爲之者或先傳而後倦或色取而行違惟先生真知實踐自童至耆堅確不

變循循然有先匠之道焉恢恢然有父兄之容焉始而宗族稱之久而庠序化之晚而一鄉一國之人尊之凡里中佳子弟良士友多先生口講指畫之餘也先生終歲杜門罕與人接惟質經於陳公師復評史于鄭公子敬問易於蔡公伯靜有易稿漢考讀書日記小記深衣問辨杜詩補注各若干卷劉氏自兩翁起家以來三世登科第者八人五入館一持橐先生獨褰裳掩鼻視若浼已饗脫粟如太牢處陋巷如華榱舍後有古木鉅石先

生誅茅其顛杖屨日一登臨著作公無十金之產一丘之田先生安之寧困不枉道以求亨寧貧不害仁以爲富少食於學晚歲棄去郡博士俞來致學俸卻不取太守眉山楊棟於學創尊德堂以舍之先生不拒亦不留成遇裡需先生例授京秩告下憚先生不敢白屬纊猶爲諸孫講南軒孟子一章時楊侯使本道復論薦於朝而先生卒矣前葬克忱哭請銘克莊哭答曰禮幼不誄長吾何敢銘吾季父也夫昔子長孟堅皆自述其先世

克莊常待罪太史凡當世山林丘園之士皆得以秉筆
記載况吾季父之賢學醇儒也節逸民也銘之不可已
也銘曰貴人之所欲兮譽或損而謗喧生人之所好兮
耄有及而智昏彥回期頤至司空兮適以辱其門戶轅
固九十老布衣兮豈不賢於公孫吁嗟先生天年之高
兮天爵之尊其人雖亡兮其書則存

陳孺人墓誌銘

余既弔寒齋之廬全合哭且拜曰先君之葬文既幸書

之而揭於宰上矣先母未也敢以請按孺人陳氏世爲福清人少警慧儒釋書多所通古今佳文章皆記誦父母艱於擇對年二十七歸于寒齋事舅尤孝辭氣容色之間寒暑饑飽之節左右體察毫髮無違里之事親者莫不以寒齋昆弟孺人妯娌爲法性儉質無炫服珍飾惟於祭祀賓客極其隆備寒齋將棄官奉祠告寶章公公曰與若婦謀之寒齋以告孺人曰此吾素心也議遂決其卒以紹定辛卯臘月朔日年四十六葬以壬辰二

月某日墓在清遠里翁坡山二子曰全曰合昔曾公子
固序列女謂後世學問之士徇於外物者往往以家自
累余味其言而深悲焉因思老萊黔婁冀缺於陵仲子
龐德公梁鴻之流皆遯世無悶抗志不屈豈特若人之
賢哉其閨闈之內趣尚如一雖菽食布被饁耕辟纁采
藥賃春之陋相安如富貴相敬如賓友嗚呼此詩人彤
管之所詠劉向屏風之所圖也孺人之事近之矣昔寒
齋嘗與人曰士處世行吾志易耳未知妻子與吾同好

否既而終身隱約晚被詔書物色連疏異避不拜而卒
名全而節高以孺人相其始二子成其終也銘曰閨房
之秀山林之友全合之母寒公翁之偶

方寧鄉墓誌銘

余友方巖仲十年來以其王父寧鄉大夫君宰上之銘
屬余余思鈍久不克就巖仲見輒面命別去隔江湖嶺
海書督趣無虛歲余晚蒙恩放還故山巖仲又來責諾
余矍然起謝曰寧鄉仁人志士也巖仲孝子順孫也余雖

眊荒其敢辭按君家譜始居陳巖山至烏山府君堯遷
白杜傳三世至二金紫公白杜之族益蕃長紫金諱峻
生威武將軍節度推官元宗字道輔節推生隱君金隱
君生南海尉畛生迪功郎應君皇考也君諱壬字若水
擢淳熙丁未第爲漳州長泰縣主簿秩滿關陞從事郎
知潭州寧鄉縣未上慶元丙辰正月某日卒年五十嘉
定壬申五月某日葬黃峽山配徐氏後二十有六年卒
祔焉一子伯佑二女適進士李雄吳立義伯佑二女李

壻皆已卒一孫巖仲也曾孫建君在長泰太守朱文公請主學君條上講說課試差補等十事文公令諸邑皆做此舊取錢穀於陂塘以廩士君革去以廢寺田代之邑有補足鹽始沿兵興敷借後以爲常賦它邑取諸牙僧君言長泰契錢僅當鹽額三之一餘均之主客丁民力可哀文公爲等第寬減又蠲僧寺子斗錢罷科茶錢皆君發之龍巖彎卒殺人獄吏抑同行者誣伏漳浦有僧斃於佃戶鞫驗皆曰服毒太守司諫鄧公委君閱實

卒佃伏誅二寃獲伸初筮薄俸散施姻舊至無以具歸
裝與弟申友愛家人議析先世田廬既具草君流涕不
忍視而止以君之行誼志業而僅得中壽俾疾以死前
輩風流就盡後生耳目不接日遠日忘非後死者之責
乎初道輔幼與伊川同學至老情好不衰君亦受業於
文公夫師友之誼大矣孟喜以改師法見擯叔孫以不
薦弟子獲怨方程朱盛時噓生吹枯及其門者多致通
顯獨君祖孫終老常調以程朱窮不以程朱達也中更

黨論學禁其徒掃影滅迹諱稱門人而君家寶藏程朱翰墨以二師傳不以他師名也至於以隱遁疑伊川以民瘼責文公有切磋無和隨其與傲夫子之尚左慕林氏之墊角巾者異矣嗚呼此固巖仲之家學歟余文成于淳祐丁未距君卒五十有二年葬三十有六年矣巖仲名之泰踵世科方以薦者改秩銘曰吾家麟臺交不諂瀆其狀君行字字實錄曰君訃傳深溪窮谷士有設座民皆野哭彼饑殘者慘於蠱蝮生斂怨詛沒孰尸祝

君位尤卑君齡甚促儒效迂遠天道還復白楊欲枯丹
桂載馥勉哉後人培之勿覆

方揭陽墓誌銘

方氏之先有積善好施聞於里中曰福平長者君其玄
孫也曾祖中祖萬登紹興庚辰第監和劑局篤於教子
即家爲一經堂父遠所交皆賢雋累贈中奉大夫君與
仲氏寶學公少同薦于鄉開禧乙丑寶學擢上第君以
濮邸恩授迪功郎尉香山有清名寓公或持節利路挽

君入蜀以親養辭令香山有惠政舊以橫斂常常賦丁錢加取三百醋息白科鉅萬令乾沒之君痛蠲削歲失不貲更有餘力以葺輿梁增學廩調循州推官爲龍川縣銷逃籍鎬月解丁中奉憂紹定庚寅以薦者改秩知增城縣慶壽因轉通直郎丁母林令人憂服闋知揭陽縣端平甲午五月壬寅卒年五十四孺人趙氏武翼郎不劬之女一男選生二女長適晉江主簿強甫劉氏余子也次適陳璣君儼然端凝無所營綜而雅俗兼通庶

幾定而能應者然歷官僅九考二邑俱未上其行事梗概如此自君沒孺人持家誨子有烈婦風以淳祐丁未十一月壬申葬君於方山陂之原君與寶學皆孝友過人以中奉之鍾愛季也盡推先世田廬與之君遂清貧以死寶學既貴經紀伯季孀遺甚悉師番禺五年念君猶在淺土每曰葬必吾待俄而寶學終官下汜不克會葬悲夫君諱大興字德厚銘曰君之位卑故君之事微也然窮者達之基也家者國之推也君之分棗而擇梨

也與夫食檠而拔葵也使其充之千乘之國可讓而萬
鍾之祿可辭也惜乎斯人之止於斯也

方閣學墓誌銘

方氏自長官廷範始居莆六傳至福平長者祐析居後
埭生隱君中隱君生萬登紹興庚辰第監行在和劑局
和劑生遠頊挫場屋中年三子玉立喜曰吾可以隱矣
後以子貴累贈中奉大夫配碩人林氏公其仲子也諱
大琮字德潤擢開禧乙丑第詞賦爲南宮第三人授南

劍州州學教授以郡先賢學術名節勵後進飾宮廟新
器服上官去某士拒不納去爲江西漕幕平大關決險
訟兩造皆伏時幕府多佳士公與故相文清李公今閣
學真翁徐公尤知名改秩知將樂縣公在縣泮已封崇
羅先生墓至是式龜山廬偕其孫曾款謁松楸祀八賢
於學務以禮遜迪民剝悍革心丁中奉憂知永福縣適
值兵機守隘立柵禁港發廩日不暇給然延致士友講
論文義亦不輟丁林碩人憂二邑皆止一考然有百年

之思公自弱冠據高第著徽譽人謂且立致貴顯而深
自晦匿抑首常調比再服闋五十餘矣端平改元公至
在所丞相鄭公一見如舊擢監六部門歷司農寺簿兼
提領安邊所二年遷太府寺丞蘇氏或競園田久不決
有張椿年者爲王府撓佃堂帖下所給據公持不可曰
椿年小人直欲奪百姓吃飯盃惡知愛國愛王府哉必
行此胥吏足矣安用士人三年擢祕書郎兼景獻府教
授遷著作郎兼權侍左郎官除右正言辭而後受首疏

曰雪川之事向也天地祖宗猶察陛下之不得已今威
福自出矣而元年御筆有曰立嗣一事難以輕議二年
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一則如待深仇一
則如拊愛子厲精之始每一札出萬方傳誦獨此二札
讀者憮然又曰秦王子孫蕃盛今麥飯無主矣檜死勒
燻致仕今班索錫第矣又曰通天地間一氣爾今盪流
行爲妖星爲洛水爲二相不咸爲諸閩不協叛卒之變
殿旅之闕皆盪氣之流注激射也若一念之歎橫於胃

中而不化則一氣之盤鬱於兩間而不銷誠能宣明洞
達此歎不留將見精誠感方曰此盤自弭別疏乞用嘉祐
紹興故事預選親賢然故王之寃不雪它日所屬意者
可保乎權姦之罪不討它日豈無貪功者乎因極論天
下大勢陛下宜自警言曰災興半守而猶宰也不可當吾
世而有金甌破缺之形必裁抑近屬必檢祝宦寺必不可
貌敬直言必不漸來小人必躬行與心聲相應天不可
欺人不可愚也又宜責大臣曰作遠雖壞而未潰也不

可至卿等而有舉酒祝柱之歎必共圖大計必共保大
權人材朝廷之人材豈必競相牢籠公議天下之公議
豈必過爲調護君不可欺衆不可蓋也適上不御殿封
上之踰月入對上曰擢君言官論當體國公曰臣所言
無非體國出袖疏曰今外無把握之力內無安意肆志
之事三邊功賞未報而後宮數十之宣一夕取辦五閭
將佐暴露而近親雙節之命同日並拜襄蜀流殍而諸
璫進勸未已江北清野而內庭木妖方興陛下倘以襄

失蜀敗爲恥必志於復襄保蜀以荆擾淮危爲憂必志於固疆場以民愁兵怨爲慮必志於護根本又曰理亂安危自君心始格其非者大臣也救其源者諫臣也若但曰誠如聖諭曰非臣所能及固恩寵大臣之恥也前疏則格不下後疏又訖了學淺膽怯臣實有罪焉又言陰潦連月都城雨色有異昔河北赤雪諫官孫甫謂其端起於女寵侈費赤雪非雨比也河北非京城比也臣身忝此官目覩此變所憂有甚於甫者上嘉納遷起

居舍人直前奏事言陛下汲汲然責羣臣曰大言傲誕者有之肆行欺罔者有之豈不以兵冗財殫而未有畫富強之策歟羣臣又切切然望陛下曰淮南之封尚稽輪臺之悔不聞陛下何不自爲其不易然後責羣臣以所難乎兼各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嘉熙改元復直前言朱熹嘗謂宣政大臣如早用楊時諸人可救一半今天下之才皆作遠斧斤之餘嘉定以來權魁極力剗鋤僅存德秀了翁二人而已陛下當饋太息徬徨乏

使而三十年劫火不燼之精靈一爲天所奪一爲人所奪一爲人所沮豈不大孤人望哉乞還了翁以重朝廷又曰今日獨一言路雖沮不屈有齊南史相繼之風然向者清叟去中使宣留至再同列留之給舍留之侍從經筵之臣留之曾幾何時範去內靳遣留之使外乏交留之章聖意日異士氣日靡臣侍清光抗疏不勇前愧臣清叟後愧臣範惟陛下聽許臣去兼權直舍人院董琳知滁州公言琳奴才不可臨郡罷之京尹與權以火

突乞削奪公乞俞其請以謝百姓詔與權鑄秩火後求
言有李子道鄒雲從者上書御筆並補將仕郎公封還
曰昔方仲弓勸章獻立七廟范亦顏請濮園稱親章辟
光欲出岐王于外皆爲先朝所斥今竇人寒士揣摩希
合傷陛下之友睦反從而官之乎卒寢其命初遠相諱
言綱常竄謫相望世以爲戒及上親政復故王爵召真
魏洪三公褒贈前評事胡夢昱稍有續前說者殿中侍
御史蔣峴惡之疏劾四人而以公爲魁桀立殿上移時

請置重辟賴上至仁僅從薄譴公退而杜門謂同志曰
某諫省第一義戇矣猶擢記注掌贊書侍軒陞年餘斥
去乃峴意非上意也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俄起知
建寧府中寢四年除祕閣修撰福建路轉運判官固辭
文清李公當國以書諭上意公亦以歲荒閩人艱食起
視事首發常平賑糶自鄉郡始至建則上四州尤貴糶
委寓士蔡君抗措置糶事且勉之曰昔文公嘗以諸司
檄走山谷所以煩文公者非諸司也百姓也部內有捐

粟平糶者必言其狀於朝漕計命脈在鹽公務存大體
福之支邑不鬻筴私販公行長溪縣民請挹鹽稅公曰
備不可作劔州既入州鹽縣復抑賣蓮城科夫擔運永
福縱卒搜捕公悉禁止淳祐改元除集英殿修撰知廣
州廣東經畧安撫明年至廣四年陞寶章閣待制經畧
安撫使再任禋需封莆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六年
進寶章閣直學士因任治先風化不鄙夷其人以兼司
俸盡送三學按朱氏所定禮更造冕服爵俎樽罍邊豆

簞簋盥得編鐘十於南恩鑄足之取石於英韶以爲磬行
釋菜者十鄉飲者三廣俗過時不嫁曰老女無媒而合
曰捲拌喪家享客曰崗齋有不葬而暴尸柩於野者長
大不中笄者無男而立女戶者臧獲病死而誣主者皆
曉以義理東以條約雖鄙事必究極原本貫判禮法書
法多累千言少亦數百字廣人珍誦增摧鋒軍眷衣錢
舊水軍出戍借一年糧公命別給免借尅郡計素窘公
簡儉節縮爲備安四庫各積緡十萬先是楊公長孺嘗

謂州用歲少數萬至公歲羨十萬改創清海軍門樓鉅
麗爲諸道冠城樓櫓郡苑園堂榭皆出新意營繕和好
如中州而民不知役四庫外羨錢尚十餘萬公儒者未
嘗行巧取豪奪之政亦莫知其何以致此也公初南轅
或曰傅長沙者畏卑濕牧始安者歎瘴厲人之情也公
此行能鬱鬱久居者乎公曰君言過矣上付吾方面不
已重乎自公去國大臣之明揚近臣之密啟羣人之造
辟士人之舉幡皆曰公宜在天子左右然朝廷每難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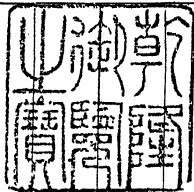
代久之改知隆興府遣吏士輅新帥未至七年五月庚申感微疾乙丑終於州治年六十五積階至朝議大夫公在鎮五年晨出治事午未小憩復出夜漏上數刻乃休已病猶自力屬續語不及私官吏軍民如喪親戚朝野嗟悼吾黨相弔皆曰無以繫世道屬人望矣遺表間贈四官爲通議大夫公娶林氏侍郎簡肅公粟之孫能與公同甘苦先九年卒贈碩人葬嘉禾里之仁山一男演孫承務郎一女前卒奉議郎新知瑞州新昌縣宋應

先其壻也孫男女各一人公父子無跬步相離投代有
日命演入京銓注既發月餘而公捐館演觸三伏走扶
柩哀動行路俚俗客死者不返舍演獨奉公喪還第以
其年臘月壬寅與碩人合祔祭喪皆用古禮公少溫潤
玉立眉目如畫晚節清羸持甚不以宦達爲樂自號鐵
菴平居問學抑畏自言四科之目所訥於言七情之中
所少惟怒一旦立殿陛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育育
不能奪也遺文皆精妙可傳有奏議外制雜著若干卷

公性孝友兄大輿弟大鏞早卒經紀孀幼恩誼甚篤前
葬演奉家傳諫草來曰知先人深者惟一二執友臞軒
王公邁既狀其行上之太史矣銘以累子某受讀而有
感焉自昔論諫之臣泛則人主之意不悟切則言者之
身常危以本朝數大節目觀之論濮事獻可最切攻新
法坡公最切諫瑤華道鄉最切排和議淡菴最切是數
君子者前雖坎壈流落後皆遇合光顯列聖涵養作成
之也端平以後言綱常者衆矣公最切然公未嘗坎壈

流落外使鄉部帥巨鎮內列法從陛下涵養作成之也
始某得罪於公同傳歷數宰輔皆言峴中傷深未易解
脫被收召辭不敢進及對上顧問甚寵因奏公等數人
淹留將老矣惟陛下記省上不以爲忤即日出宸翰擢
少遂俄而侍書帷攝詞秩矣以上之於某如此知其於
公無他也使公無恙上必引以自近善類有復合之理
世道有將興之候矣嗚呼天也銘曰偉哉方公士之準
的色夷氣溫外若可即其內方巖鐵壁玉尺入居遺補

出歷方伯遠有諫草近有治績維古人物莫盛列國孔
氏尚論指不多屈曰僑遺愛曰肸遺直惟公所立今之
僑肸世無左氏眠此銘筆



後村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後村集卷四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龐兆懋

欽定四庫全書

後村集卷四十一

宋 劉克莊 撰

墓誌銘

劉君方氏壙銘

君劉氏名文禮字君防故工部尚書諱榘之孫倉部郎
中諱煒叔之子母恭人方氏以父任注漳州長泰縣主
簿侍倉部守溫陵嘉熙戊戌七月庚寅卒于州治孺人
方氏鄉貢進士君采之女母劉氏淳祐丙午四月癸未

卒于家年皆二十一男一人吉翁君事親孝創股和藥
迄起危病內行雍睦稱之家庭倉部之言曰兒玉也孺
人奉姑謹蚤起晏眠因得羸疾孀居介潔不闖戶外劉
宗之評曰婦冰雪也宜福厚宜老壽而脆薄奄忽州里
之人聞而哀之二家尊老相吉翁治窆以淳祐戊申正
月癸酉合葬於常泰里之久巖吉翁幼未能詳考二親
之言行姑書梗概納坎中以俟其長焉銘曰悲哉其無
年也幸哉其有傳也

刑部趙郎中墓誌銘

淳祐丙午六月辛未永嘉太守趙公以疾卒於州治喪
歸素之里第戊申三月己酉葬于宜春縣修仁里長豐
山之原諸孤奉家傳使來致治命曰必以後村銘我乃
叙而銘之公諱汝鎡字明翁濮安懿王七世孫曾祖士
翁武畧大夫祖不倦少師父善堅戶部尚書贈少師母
齊國張夫人忠文公孫女擢嘉泰壬戌第主東陽簿辟
宗陵橋道損遞官易諸暨簿帥稼軒辛公羅致幕下辛

性嚴峻公獨從容規益去爲湖南刑司獄幹官使者悅
齋李公尤獎重盜發洞庭委公討平之悅齋建閩就兼
機幕敵略京門守將委郡而去公單馬視關隘修守備
流徙來輯始城沙市塹湖水以濠之悅齋方爲上功會
同屬但用考舉改秩知臨川縣訟險財價昔號難治公
發摘如神鉅筭頃清鞭笞不試賦版自足稱提令下民
間疑懼建陽令關嶠樂安令史本新淦令趙崇賢皆坐
奉新書不虔錫徙它人類招徠告許簿錄富豪覲以免

責公但諄諄戒董無犯令者臺閩交薦監鎮江府權貸
務舊注右選至是改用文臣公與葉棠俱以邑最被選
秩滿課羨三十萬增兩秩添差臨安倅屬建皇子府已
圖上矣公曰講堂宜爲左尹瞿然易圖以進丁尚書公
憂服闋領舊職既而廟堂議曰北倅歲入百四十萬非
趙某不可改北廳遷諸軍審計司軍器監主簿青齊內
附公獨拜疏請防後患邊臣以寶璽獻加恩中外公語
同列當雪涕藏之太室可賀乎知郴州沙浦高垓峒徭

方結連跳呼柳六邑殘其半矣公馳入郡賊躡而至公
令民入保嚴扼津隘白於朝乞制司兵飛虎軍爲助賊
刦民競渡舟以濟公命設覆蹙之賊大半溺死遂收餘
燼攻桂陽八晝夜官軍苦戰賊大敗公合官民窮追俘
馘甚衆諸司以賊衰議撤戍公力爭得留千人未幾高
垓餘黨復出我師夾擊前後破崗七降柵五十四縛酋
首斬毒下者數十人公以盜賊起於賦訟之失平宜章
令姚得驥貪殘失衆逐去之委僚佐行阡陌除苛細賑

饑乏刻催科條式于石增州學兩廡補萬石倉耗米三千斛以討捕功增兩秩歷湖南憲漕去貪葺暴風行一道移漕廣東解總領餉推鋒之外帑有餘財帥倉舶虛席公佩數印才力綽然舟至吏請抽解公曰以俟新使者南州場屋寬以賢書爲市公獲行賄者黥之遴選考官明年合春官程度者倍於常舉時清獻崔公里居以書與今觀文相國游公稱公有乾淳監司之風改知安吉州江東提刑皆未上以刑部郎官召對言今內治

痼於玩心外治溺於幸心公去國久白首爲郎新貴人
無知己者歸奉崇禧祠差知溫州瓜熟輒爲有力者所
奪如是者八年甲辰改紀申命趣行適繼乏絕公曰賦
不可增民不可剝也稍嚴酒禁私酤者不便之勸農當
詣某刹以樞府功德院辭公曰延見父老頃刻事耳庸
何傷郡人始猶疑議久乃信伏而公以勞屬疾矣得年
七十五積階中大夫祥符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令人
廬陵羅氏普州太守全材之女先十九年卒子男三人

崇雍從事郎新喻主簿崇泌承奉郎崇瀟通仕郎女二人適宣教郎督視行府幹官彭夢瀟將仕郎曾擬初尚書公倅婺公猶卅角從諸生拜呂成公于家塾歸能誦所聞于呂公者策名早閱人多及接前一輩文獻議論其修身齊家救人御衆皆有準繩常誦朱文公之言今人以事事不理爲寬寬之義豈然哉故公之治尤密所薦多佳士吏非甚驍食墨者不忍汰始余以檄留臨川後以使事至番禺於公行事得之聞見又嘗刺素公方遠

官郡人言公居鄉杜門如處女終身無一字半語於郡
邑仕於素者或自到至罷不識公面而去公行能高一
世言語妙天下而爲人深厚恥自矜露余每歎當世用
公不盡之未足恨而議者如公未盡之爲可悲也別墅
曰野谷在城西五里竹樹茂密亭館朴素公樂之不厭
往而忘返年餘七十登陟如飛賦詠外課子孫講學而
已在郡每以定力不固輕出爲恨公博記工文尤深於
詩有野谷集行於世余大病起視筆研如仇聞公葬作

而曰公四十年故交也銘公非予而誰銘曰士之生兮
遇合難才或優兮時或慳瞻前修兮方冊間進多悔兮
退差安李愿終身兮樂於盤謝公晚節兮懷東山野谷
之竹脩脩兮其泉孱孱昔於此兮考槃今安往兮不還
嗟乎明翁誠知其如此兮必不以一節易兩轡幸翁詩
之可傳昭余銘之不刊

潘庭堅墓誌銘

庭堅潘氏名昉少以字行所爲文脫去筆墨蹊徑秀拔

精妙結字有顏筋柳骨小楷尤工自其鄉之交游達於海內之士友見之皆擊節曰庭堅太白子瞻後身也及廷試第三策傳京師紙貴向之擊節者更斂衽曰庭堅子韶龜齡輩人也一時名流爭願交下風庭堅亦益進德鏟崎嶇趨平粹油然可觀意將大受之也調鎮南軍節度推官皆未上歷浙西茶鹽司幹官改宣教郎除太學正旬日出通判潭州卒官下年纔四十三縉紳逢掖之士聞而悲哀相弔曰天乎庭堅之止是也墓在紫巖

之麓距家十里許夫人黃氏二子初明仲明初遠相擅
國諱聞綱常謫真洪竄胡魏以威言者端平親政奮發
獨斷雪故王收人望返遷客乙未策士有凝天命固人
心之語庭堅對曰陛下承休上帝皈德匹夫何異爲人
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爲恩私之地
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宜誣荆舒之號掛秦熿之冠散
鄙塢之藏以釋天怒又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
不得視士庶人比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

以童僕疾視鄰里生侮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以致
人和時對者數百人庭堅語最直嘉熙丁酉士民因火
灾上封多訟故王寃者距庭堅奉對時三年矣會殿中
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倡異論併誣庭
堅姓同逆賊策語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賴天子神聖俱
獲保全庭堅以此留落既而稍進爲學宮通守人謂其
沮抑久懲創深非昔日之庭堅矣至長沙值日食求言
庭堅封上曰熙寧初元日食詔郡縣掩骼著令故王一

杯淺土其爲暴骸亦大矣臣嘗悲夫流俗之論辛卯丁酉之火皆謂故王爲之此何異左氏之誣申生也夫以無所逃而待烹之申生而忍以晉昇秦哉故王得罪於權臣有之矣於陛下無間言也豈忍效尤伯有以憂陛下哉請以王禮改葬又移書游丞相曰天下事當論是非不當論難易而非焉吾不爲固也難而是焉吾往矣某既以身許吾君不敢愛其死而變其說公以爲非也不敢以爲公累以爲是耶願公毋病其難游公心善

其言未幾庭堅卒矣夫庭堅不以前之一鳴自足惓惓之忠垂死而未已固以賢於人矣至於論申生必不以晉畀秦故王必不忍爲伯有其言皆根據義理不詭於聖賢一洗淫巫瞽史之陋則自左氏以來言倫紀者之所未發也使其老壽奉前席之問效潁谷之對上意其有不寤天理其有不復者乎烏虜悲夫庭堅爲舉世所愛惟爲一峴所惡峴亦人也本善余三人者余爲玉牒所主簿峴爲承考省試出夸余曰君可酌酒賀我余請

其故峴曰吾爲國得一士得其姓名則庭堅也是時峴不特善余三人亦善庭堅後擢臺端希旨論事得喪戰於胷中議論變於頃刻其意不過欲釣取高位爾然天子察其爲人終不大用其鄉人言峴晚殊自悔前死一兩月衣冠飲食無恙而時時諄諄若喪志者余曰峴之謔語久矣追懷疇昔四人同傳歲晚惟余獨存故詳著之庭堅初名山筠以避上嫌名改焉世爲福清閩縣人曾祖懷英祖子儀修職郎邵武軍戶曹父鈞伯榮州助

教母陳孺人其卒以淳祐丙午八月癸丑葬以其年月
日銘曰公議如元氣兮入乎人之肝脾有一時之榮辱
兮有千載之是非昔在有周兮觀孟津之師於扣馬之
諫兮曰扶而去之彼八百國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異
嗚呼此所謂世教兮所謂民彛猗庭堅兮奮布韋獻芹
曝兮異有裨身雖拙兮志則伸骨可朽兮名永垂

陳安人墓誌銘

予友尚書郎吳君將合祔其母夫人陳氏於先府君贈

承議郎諱元度之墓哭謂子曰叔告幼失怙自孤童至成人自寒士至郎吏二千石非已之能惟母之教夫罔極之德莫報不朽之傳可圖也敢以宰上之碣累子按吳陳皆水南著姓世姻也夫人父諱景溫府君舅也初府君孤身從父多子及羣從瓜分先業府君終無一言性儆疎財沒纜四十幼穉盈室夫人以嚴誓已以儉葺家誨二子皆知名循伯累上春官叔告少與兄同薦端平乙未遂冠多士嫁六女皆故家朱璞陳點顧樵余

孔章柯齊賢朱師古壻也循伯與上三女前卒孫男三人起渥淳祐丁未進士起聞起家夫人以子陞朝封安人得年八十六卒以甲申三月甲戌葬以明年閏二月丙辰墓在國清里之蔡巖距府君之沒四十有八年葬二十有三年矣夫人靜專惡紛華高簡有識度言里母之賢者尚焉叔告佐節度府登館閣牧臨川皆奉安輿以行福唐多甲第名園然夫人出游之日甚少在輦下厭市聲先歸故其子不敢久於朝視其子之進爲未嘗

喜及其失臺郎而再予麾也又失麾而畀祠也俄復召而復尼也夫人泊然未嘗爲戚故其子能即安於家若夫人者可謂賢已昔荆公銘錢母之墓不書其子之首甲科而以其母之榮辱接乎身而不動其心爲賢錢氏欲稍損益其詞公毅然不許嗟夫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聖之格言人之至情也公之書法母太嚴乎按錢公是時方爲太常丞校理公所書止是爾其後爲治平舍人以封還樞密副使詞頭謫官去爲熙寧諫官以劾薛向

忤七日去錢公所以顯其親者愈偉而銘不及書矣然後
知公待錢公之厚而托錢母之遠也君謀勉之余又將
執筆以俟銘曰在昔柯夫人內則著閨閭堂堂乾道相
確論等華衮龔林數大老俱爲秉彤管吾家太史公和
以關雎亂共惟慈愛隆悲哉百年短孰云變滅速存者
千歲遠嗚呼延陵母奕世有賢媛未知後村銘何如中
壘傳

方潛仲墓誌銘

潛仲方氏名清孫幼敏悟絕出端平甲午生十七年矣
與父大東兄澄孫同拔胄解父子聲價一日喧輦下明
年父擢乙科潛仲考中春官以策場小誤報罷其年入
太學丁未兄擢甲科潛仲公私試每得雋幾校外優人
謂其成名當不在父兄下戊申正月戊辰以疾卒於家
年三十二凡鄉之交游與四方之朋友皆聞而哀之初
族叔祖瑞州通守祖同長子監温州雙穗場元善無子
欲子潛仲父兄莫與也既而通守與潛仲之子皆卒潛

仲卒後元善事所後父若本生父待兩家骨肉情意如一雖少年高才然性易良色謙挹意天之所擁培長養以貴達其身而亢大其宗者而摧之暴奪之慘如此愛潛仲者求諸理而不得其說則曰才與命不相值也福與慧不兼全也嗚呼有是夫才者乃灾身之具而慧者乃賊性之本歟潛仲牛角出不經意語輒驚人程文既工詩句多警策有味然未嘗見其苦吟也楷法尤端勁可寶然未嘗見其學書也嗚呼人積學而不能君不學

而能豈獨人之所甚雖造物者固有所不樂於潛仲耶
娶舶使黃公非熊之女嘗有一子不育兄蒙仲以閏二
月壬申祔潛仲於本生父主簿之墓銘曰兄掩此坎兮
永抱仲氏之悲友書此石兮以慰伯氏之思

司農少卿王公墓誌銘

紹定之末上始親政相舊學收名士明年改元端平王
公邁自南外睦宗院教授赴都堂審察既至丞相鄭公
曰學官掌故不足浼吾實之俄召試學士院策以楮

幣公援據古今攷究本末謂國貧楮多弊始於兵乾淳間行楮數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也開禧挑敵增至一億四千萬矣紹定加山東一竄增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患楮窮而不懲兵禍姑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萬八千有奇用寡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它策核軍實窒邊釁救楮第一義也又言修內司廣營繕廣內帑宣索多厚施緇黃濫予嬪御凡此之類未嘗裁撙徒聞有獻括田權

鹽之議者向使二事可行寶紹之相行之久矣改絃伊始奈何取前日所不屑行者而行之乎又因楮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未服昔章厚言宰執舉臺諫非故事以攻馬呂是小人而能爲君子之言安知今無此言乎司馬光改後法蔡京爲尹即日奉行是小人而能迎君子之意安知今無若人乎范純仁以國用不足欲復青苗是君子而效小人之尤其事駸駸見矣此小人所以不心服而君子

亦不能以自恕也時臺諫王公遂攻喬樞或言王公主
鄭又援真又方議履畝收楮故公之言如此未言執事
排闥國拓地之謀是也而迂正心誠意之言則過矣發
策者趙公汝談也讀之聳然改去誠意正心等字除正
字參與文忠真公時已病余與門人陳瑤端甫問疾公
曰實之策好進德未已居興化軍仙遊縣之皂洋曾大
父諱贄大父諱汝舟父諱鑑庚戌進士終於古田主簿
贈朝散郎母安人傅氏少有場屋聲以嘉泰甲子貢於

鄉嘉定丙子再貢丁丑擢科甲第四人爲潭州觀察推
官丁內艱調浙西帥司幹官所事鄒帥應龍趙漕汝璫
袁尹韶皆貴倨公與亢禮不少屈俱嚴憚之俄攷廷試
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寘高等公顯摘其謬元春怒
嗾諫官李知孝誣公在殿廬語聲高免官其教南外也
真公作牧相從甚驩每竭忠告以裨郡政其召至都也
真公典舉公爲初考與奪升降必咨焉所取皆老於文
學者入館數月上又相喬公或傳舊弼某人復用公封

上曰天下之相不與天下共謀之是必冥冥之中有爲之地者且舊弼姦險刻薄天下所知復用則諸君子空於一網矣又言吳知古陳洵益撓政踰月輪對首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今危機交急所倚二相左曰眷衰宜去右曰謗興宜去昔有讒趙普者上叱以鼎鑪有耳云眷衰者蓋自反曰吾何爲不能堅上眷如普乎富弼以宦官宮妾不知名而相宣麻之日百僚舉笏云謗興者蓋自反曰吾何爲不能副人望如弼乎外若推遜

中實忌猜互爲比周交信讒譖大臣倡羣臣和是以從
橐經筵有容悅無箴儆諫官御史言不行身不去非欺
君歟陛下亦嘗自省惡旨酒果如禹乎不邇聲色果如
湯乎戚里皆陰興乎比司比官呂強乎抑猶未也非欺天
歟又言厚權臣而薄同氣爲欺天之大者宜絀謚改葬
以回天意公由疎遠見天子空臆無隱唯諾如家人語
上爲改容言者彈公論邊事過實鶴山魏公侍經筵爲
上言惜其去改秩通判漳州詔以禋祀雷雨求言公又

封上曰天與寧考之怒久矣麴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
踰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
刺獲絕攸嬉尊寵網淪法斃上行下儆京卒外兵狂悖
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
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遙相與之臣恐
與之不至魁柄它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
之機括也臺官李大同言公交結真某洪某魏某以收
虛譽削一秩免蔣峴劾公前疏妄論倫紀坐請以非所

宜言之罪削二秩久之復官通贛州改福州建康府信
州皆不行淳祐改通紀通判吉州人右正言江公萬里
袖疏榻前曰王某之才可惜不即召將有老不及用之
歎上曰當以爲文字官有尼之者遂止知邵武軍在郡
詔以亢旱求言公驛奏七事而以撤龍翔宮立故王後
爲先時鄭公再相以左曹郎中召公力辭除直祕閣廣
東提舉公歎曰吾老矣安能酌貪泉犯瘴霧乎再辭改
侍右郎官未行以諫官焦炳炎疏予祠先廬既燬借居

城中傳舍處之夷然日與諸生故人登臨樂飲一日送
客歸得疾經夕猶衣冠與門人語俄奄然而逝淳祐上
巳之翌日也訃聞上臨朝悼惜除司農少卿以華其終
丞相誄之甚哀積階朝請郎年六十五將以明年正月
十六日葬於珠嶺之原娶安人洪氏三子長德胙以遺
澤奏次德星爲伯父後次德瑁二女長前卒次適從事
郎監永平監宋應起公本以學問詞章發身而尤練世
務佐二幙丞兩郡剖決敏書判健易尚書拔戒潭士曰

此君不可以犯奪勢家冒占田數百畝以還漳民至吉
樵各削州倉斛面聽民自賑賑澹水灾樵人德之然公
學可以經世而毫芒未試文可以華國而終老不售胸
奇腹憤一切發於窮居野處逆旅行役之間其抑揚頓
挫開闔變化各有態度不主一體初若不抒思徐考其
機鍵密首尾貫音即諧若他人嘔心肝擢胃腎而成者
子昂太白之流也公素剛直尤惡諂子真公每曰實之
英氣多和氣少面折權貴人不稍假借於賢者則推下

之後學則接扶之開講席持文衡士因公成名者甚衆
交游有過有規或痛誚責及其人有急難則又汲汲營
護不遺餘力故里中逢掖於公屬纊弔者盡哀返柩送
者空巷公嘗語余君銘德潤皆實錄它日無忘余也余
不敢答葬德胙礮石來告嗚呼公言果不祥乎夫遇不
遇天也知不知人也昔董生作士不遇之賦而虞翻有
世無一人見知之恨悲乎董生之不幸未若虞翻之不
幸也余於公竊有感焉初端平並二揆朝野知左必去

鄭名公所致名勝滿朝不能助至袒右者公位最卑獨
爲天子言更化以來卻饋而貴近怨守法而僥倖怨汰
冗而驕卒怨藉貪而饕餮吏怨皆鄭公謀身拙所致且引
唐權戚不樂宋璟使優人爲旱魃之戲卒罷璟以繼以
感悟上意然鄭公迄不可留而公先逐矣方是時公豈
能前知鄭公復相於十年之後哉及歲丁未白麻告廷
談者皆曰臞軒升矣公方且拜疏申言鄭公有愛君子
之心而無主君子之力抗相李公論公出館既而悔之

公評近世宰輔至李必曰賢相徐尚書清叟與公有違
言晚應詔謂徐有人望可用彼知孝也大同也峴也其
裁量公或曰阿黨或曰忿隘觀其援鄭公於機穽並興
之時箴鄭公於衮繡遂歸之後阿黨者能之乎李徐言
公之失公譽李徐之美忿隘者能之乎公與人交終始
不變頃鄭公歸鄞十載公雖貧歲走一力問安否鄭公
後爲余言朋友中可保歲寒者實之一人爾嗚呼公有
區別賢佞之切而受阿黨之名鄭公累公公不累鄭也

有兩忘恩怨之意而蒙忿隘之譏李徐負公公不負李
徐也余懼天下後世未有知公之心者故著其大節揭
之宰上使過廬而式下馬而酹者有考焉銘曰昔有信
不見察於世兮忠不見容於朝血變化而爲碧兮氣鬱
勃而爲潮悲二子之德憤兮貫千載而未消嗟吾友則
異是兮安一生之寂寥曰性命之通兮賦予之相遼非
余命之多忤兮余性之所招寓雅言於善謔兮散牢愁
於長謠語人間之刺促兮返物初而超搖生不嗅腥腐

兮死寧淪於厲妖爲靈芝於銅池兮爲慶雲於璇霄亂
曰往真魏之倡和兮嘗迭奏於咸韶彼李蔣之喧啾兮
又何異於蟬蜩

張碩人墓誌銘

碩人諱正因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諱絜令人趙氏之
女中奉大夫南雄使君許公諱經字處常之妻奉議郎
通判漳州鎬從政郎行在和劑局鈐迪功郎浙西安撫
司準備差遣鍾之母以夫官五品封令人子陞朝加今

封淳祐丁未五月己未卒於鍾官舍年六十九一女適
紹興府法曹李珪孫男一人女三人明年七月壬申歸
祔於永嘉縣建牙鄉昭奧原使君之阡張氏之譜曰天
寶中丞死守睢陽其後家焉傳七世至靖康樞密統兵
勤王扈從不返惟子婦祖夫人攜四子得脫其季遂爲
杭人團練之父也碩人世傳忠節父有詩名於箴史皆
貫通家居京轍母生王邸於禮節尤閑習少有志操許
君擢丙辰第行媒矣秀邸亦來求婚碩人願歸儒家事

姑孝未嘗自逸也坐立必侍傍飲食必經手姑沒至葬
哀動路人芝產原上事夫敬然不苟順也俸入必問養
廉當得與否故其夫有廉聲聞答筮必輦感足曰痛痒均
也故其夫有遺愛許君嘗佐荆閩敵至同舍欲遣其孀
碩人曰如觀瞻何衆愧而止未三十即厭世味修禪觀
嘗有聞於清道者濟書記暮年數偈融悟透徹解外膠
見本性非但世俗人不能道雖大浮屠老居士未必能
也常自言吾死於父母之邦又曰它日眩暈則行既

而皆然三人記碩人言行千里謁銘其詞甚哀追念昔
仕豫章並游英俊使君其一也視余如兄弟碩人視山
婦如妯娌每詣使君戶外常有客屨室中略無食器聲
須臾樽俎肴核不戒而具戶庭肅然鐫方垂髻已執禮
劬書余以是知碩人之有家法也余晚逐於朝交游皆
散獨鍾載酒追餞余由間道過建鎬宰甌寧亦迂道出
域相勞苦不曰逐客而曰父執余以是知碩人之有母
道也銘曰危不避地家之所傳死不怛化衆以爲禪豈

曰禪哉儒書則然女子所立學者愧焉其人甚賢其世
必蕃

後村集卷四十一